

歐陽文忠公文集

六

集古錄跋尾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七

魏受禪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

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

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薨

士卒死亡者猶稱集本有字 今是月丙午集本漢帝使

張惲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

為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

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

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寶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

張惲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

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

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

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

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緣而獨此

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

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

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惲奉璽綬者辭讓往反容集

作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為緣爾癸卯去癸酉三十

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

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
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 右真蹟

魏公卿上尊號表 黃初元年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

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

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

不速也豈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耻者無所不

為乎右真蹟

魏鍾繇表 歲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二字集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

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

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

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為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

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

時月雖為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

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

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

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復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

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

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

有易理可無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
由是此表可疑為非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
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
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又集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
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
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
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
古人賤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
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孫權兵
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熹學生冢碑歲月未詳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為乾德
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
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為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
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
簡所見穀城碑疑為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
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
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

者葬于作本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
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
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 右真蹟

魏賈逵碑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
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為將怒逵
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集本要殺我賢
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
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與魏志不
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
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
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
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集本碑不應略而不
著頗疑陳壽作傳集本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
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
為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魏鄧艾碑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即魏集本鄧艾碑也艾
嘗為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羌艾

降巫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充人神之遂
為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為名將膏有大
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充人皆不應誤而艾又
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
艾又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
為入豈非鄙侯名艾音艾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
史無音注乃直以為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
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
日六一堂書 右真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鳳皇元年四月

右谷朗者事吳為九真太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
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
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為舜
虞賜姓嬴氏至于靡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
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
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
侯相碑皆為靡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
日書 右真蹟

吳國山碑 歲月見本文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

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
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眾瑞並出不
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
後一日書 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頌 泰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 集本作晉南鄉太守頌 按晉書
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
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
封整為王謚曰穆穆以魏咸熙二年為南鄉太守是
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
人為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荊州分屬三國
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為順陽此碑今
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
時為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
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真蹟

晉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
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
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
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

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為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名名氏有武陵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為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興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為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 集本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為二卷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侍事掾侍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脩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陸喆碑 歲月見本文

右晉陸喆碑喆為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即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曆七年當為壬辰而此為集本庚辰者繆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曄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曆合則當時曆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晉蘭亭修楔序 永和九年 集本

右蘭亭修楔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七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

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撰本蘭亭序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顛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為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焉為之志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書右真蹟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為誤矣滁山醉翁題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此字無人余每以為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迹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

非止其書闕不傳也右真蹟

又與前跋相類是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逮迨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闕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右真蹟

晉樂毅論永和四年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後有集本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未詳 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宸疾病敘騃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

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
其意態此本無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
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
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
而窮年者是真可嘆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
之右真蹟

晉賢法帖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
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
時故相劉公沈在長沙以官法帖鑲版遂布於人間
後有高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
劉氏本並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
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
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勅也治平元年
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丕緒少卿真蹟無此二字家丕緒多藏
古書然不知此為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左

集本

宋文帝神道碑歲月未詳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
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碑正當
如此而後世錫刻功德爵里世繁惟恐不詳然自後
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
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
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
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
碑大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
質又南朝士人氣高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
為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
文帝為元兇劭所弑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
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右真蹟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歲月見本文

右宗慤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
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
制也按慤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
武即位以慤為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
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為左衛將軍廢帝即位為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為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與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愨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眾里人又云定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

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 天統三年 集本

右齋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雖為訛繆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 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為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為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悛為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為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

有此名蓋集本有長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 真蹟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顏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錄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集本粗可佳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陳張慧湛墓誌銘貞觀二十三年 真蹟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類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咸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道勁有法說之志勸惜乎不知為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真蹟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為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雖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

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為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日書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右真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已亥改元為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集本有興光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集本無此十九字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為帝立廟稱宗故以為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

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昔在南隴白雲時對晚又更晚六一居士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已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為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為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為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右真蹟

後魏孝文比巡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比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比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咸櫟路通龍門遠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

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
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
書右真碑

後魏定鼎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
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
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
十年矣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
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遂開假節
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祠開創舊路詔遣左校
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
畢功其餘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
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
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
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
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碑本無有所取於其

間也然惠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碑本字
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
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
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
時道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
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
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
七月十一日書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
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
集本有子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
時差速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治平元年
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
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龔頴運曆圖與
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頴所書推之
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
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

七年為戊辰八年為己巳又有九年為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為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為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為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為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運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涇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為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兼本有云字 治平元年三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

綦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此齊書有綦連猛而不為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綦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整偶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為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繕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麴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綦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綦連猛不為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眾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 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為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為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其碑

魯孔子廟碑附出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集本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蹟

北齊石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錫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戩郎馮賁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义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捷意隋末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為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為何等語也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大業二年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甄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偽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四

受禪此下一往返下一件反

鉅一作

或然此下一

後晉武一有陰城當魏晉時

紀德一作

二卷一作

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

右莆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

日一有此五十六字

數家一作嘉祐八年六月十日

日一有此八字

又度蔡君謨題改附

右軍蘭亭寂著今世尚有塌本秘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做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莆陽蔡襄

又唐末真蹟寂寞真蹟唐室真蹟於世真蹟此下真蹟閱

也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真蹟可休日真蹟盧陔歐陽嘉十四字

論石此下一有本字

元之法帖元

又元沈真蹟無此字

晉賢法帖元五元七元

晉七賢帖元五元七元

宋大帝神道元四十九元百鑄刻一作銘刻墓碑此下一有銘字

世此下一有士人一人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十有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朓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為海陵王而殺之鸞立是為明帝

按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臣謝朓立而傳不書朓為侍郎也按齊書劉俊為長兼侍中魏臨淮王或為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

此真前本不同故兩存之

余於一無可佳一作所短一無

張慧一無於字一無

智永書千字文元

大代修華一無興光無一作無元也一作

於史家一作

魏孝文北巡元

後魏定鼎元

石門銘元第七百九

神龜造碑像記元第九百九

任城王造浮圖記元第九百五

東魏造石像記元第九百五

七年十月大統有至上一

九年元後知余之集錄不為無

九級塔像銘元第九百五

常山義七級碑元第九百五

永樂十六角題元第九百五

魯孔子廟碑元第九百五

北齊石浮圖記元第九百五

後周太像碑元第九百五

退相一作後魏此下記甲子首尾以決

集古錄跋尾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八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

所題者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介朱敞碑開皇五年

右介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為金州總管而碑又為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斑斑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為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關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為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

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成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鄒國公

金城王孝德奉勅勸奠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德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古集本

歐陽文忠公文集 卷一百三十八

又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無寺已發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

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張公禮

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

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集本有十年

矣集本有不禮尚稱齊官集本無何也嘉祐八年

九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

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政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

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

眾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聖闢芟除

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義

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疑其匪

巷庸人所為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

弊以為文章止此為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

吾儕所集本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

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聲偶而字畫

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

將軍太中帥都督恒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

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發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

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

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

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

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古集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秦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

參軍事四字集本裴玉與州人為息州刺史梁洋建

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

業中州廢也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為今上

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

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

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為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

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為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

為是而傳載間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集本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

十日書右真蹟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終傳云高祖為隋園公引為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為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為黃門侍郎後又為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為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為蜀王長史而傳為益州總管司馬碑為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杜日書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為清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為清州又為清陽郡唐為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清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遵美龍之亡集本

昨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蒲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鑿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為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為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與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

官書右具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 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恒山郡九門

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

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徽華陰朝邑人也本周

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為君長因以地為姓曾祖

靜仕魏為馮翊太守祖胡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

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

不載碑在今廢九門縣中余為河北轉運使時求得

之古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為隋太常博士時

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

場者偽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太

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為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

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十三

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

後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為太常博士時作

不著書人名氏字畫迥勁世或以為公自書公時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兩京記隋改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 右具蹟

唐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

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

殘缺如此本字集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

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

迷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

月二十九日書 右具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 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其字畫精

妙平主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

便有優劣耶集本熙寧辛亥續 右具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 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

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

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

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變

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柱分叢
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
時士無賢愚以為警絕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二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
義與薛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障亡士薦福湯武
之敗傑討殺人固亦多矣而高周享國各集本數百
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
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尔其
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
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
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
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越城汾西
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
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術國公李靖碑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
者務以浮巧為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為詳惟

其官封頗備史云為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
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
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為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
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
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集本有而不
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
日書右真蹟

唐穎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穎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
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為障亡士薦福
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
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
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
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
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為可喜邪蓋自古文藝言以感
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
故余於集本有本紀譏其事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
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郎茂碑貞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頴亦有碑在今鎮府北

大墓林中余為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為正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為都轉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歌泊假閑閱逐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為正焉右真蹟

唐郎穎碑貞觀五年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本本作百藥高穎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穎事唐為大理由隋唐之時

唐郎穎碑陰題名咸月未詳

右郎穎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為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司戶司兵

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人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穎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頌其美也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 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 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為秦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中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怖慄作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為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秦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 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集本其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埋沉泯滅

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迺知士有賈純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右其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說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其蹟

唐薛稷書 貞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為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為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偽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

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
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
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兼筆之人本
意也 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 魏有唐書

高朕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尔
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
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闕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
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
冀相貝滄德 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
為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
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
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為徐

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
秦涼二州刺史乃為得尔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
矣蓋為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 集本有事尔都者
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
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

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
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 右具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
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
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
刻有二道士來 此字無 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
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
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祥乃高
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為
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譔
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
年 集本有立 後十八年 集本有 有子訥不足怪而不
應無譔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 右具蹟

唐智乘寺碑 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 集本有 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
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後而第五
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 集本 樂陵公
名球不知 集本有 何為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
敬為敬樂平公珪為樂安公新平公璉為遠三者皆

史家之失當以碑為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其

唐吳廣碑 乾寧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閣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為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 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傳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為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炬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碑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 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 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威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為恒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于為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字為行書筆蹟道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 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 大業五年 誤真此

李伯藥 藥本下作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勤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 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五

老子廟碑 元四年

朱敬碑 元十五年

龍藏寺碑 元十七年

殘闕 一作缺

又已廢 一作全廢

太平寺碑 元十八年

李康清德頌 元十八年

梁洋德政碑 元十九年

韓擒虎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陳茂碑元第九百九十八

普光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二

啓法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二

鉅耳君清德頌元第九百九十三

西林道場碑元第九百九十五

孔子祠堂碑元第九百九十五 童兒一作兒童

虞世南書元第九百九十四 續此附字

長壽寺舍利碑元第九百九十四 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昭仁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二

普濟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二 廢也一無也字

李清碑元第九百九十四

等慈寺碑元第九百九十四

郎茂碑元第九百九十八

又為都此下一延和此下一正焉一無焉字

郎頴碑元第九百九十八

郎頴碑陰題名元第九百九十八

九成宮醴泉銘元第九百九十七

率更臨帖元第九百九十七 美也一無也字

三龕記元第九百九十九

孟法師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皇雨元第九百九十九 佐郎一無 縣國一作縣 為令一作去縣

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元第九百九十九

辨法師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孔穎達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薛綬書元第九百九十九 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作

不好而不知者有得者一作

益州學館廟堂記元第九百九十九

李王元禮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碧落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留乘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何為此下一

吳璜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九門元第九百九十九 智矩一作

陶雲德政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真定府一無

況後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此碑在邢州隋大業五年立

合文卷法寺碑元第九百九十九

集古錄跋尾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九

唐八都壇寶錄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寶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寶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為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

唐魏載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微謚曰文正父叔王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惟本下同揚詭道不載斯焚謫及宗烟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整屋尉魏思溫為軍師兼本所謂謹及宗烟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及載而叔王但著一子膺為秘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書字集本作家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

滅於無聞手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 右其頌

唐乙速孤神慶碑 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為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為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叙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隋文代祖顯為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為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 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 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為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為之歌曰將

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
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
此歌五字集本作亦為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
日書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 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
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
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
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
也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消旌表碑貞觀五年
法碑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消旌表碑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
蓋孝悌之為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為一世勸也
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
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 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
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

山鴻門渭南高陵揀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
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
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
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
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 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湯留
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
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
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
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
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
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温湯
群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
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為刺史以為嶠序仲

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為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跡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尔是以君子惠手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勒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難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感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此本無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具噴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數人韓覃撰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此本無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揚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尔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具噴

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令人罕及尔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具噴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為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

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為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集本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贖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既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為最佳也右集本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滑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為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廌珪書疑廌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 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古本

同前 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右莫噴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求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本有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莫噴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本有李絳論事

集言吐突承瓊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既論以為不可憲宗遂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三字集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頌鑄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莫噴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頌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勇而張說亦為碑本有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頌碑本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勇但云二子英傑英又而已十八字集本英傑英奇而無英奇英協英勇而蘇頌二碑又無英奇英協英勇

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集本作官闕略高或有之英又昔為西川節度集本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其世家而集本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逮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莫噴

唐御史臺精舍記 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為集本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忒

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于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吳曠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廷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道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吳曠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為碑本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

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此碑字無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吳曠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木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丙午集本是歲天子集本有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應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白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住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

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 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 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于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瑛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瑝義王玢豐王珙陳王珪涼王擘汴王璿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幼集本有未能書而集本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

舊唐書以信王瑝為瑤濟王環為瓌壽王瑁為瑁瑁集本有見於武惠妃碑為瑁與此同當為瑁也集本無也三字不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瑤瑤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陝州盧英廳事讚 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英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英為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右集本

唐鶴鶴頌 歲月開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鶴鶴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開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鶴鶴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此邛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

碑及題額皆為忠獻傳云撰搯集本山往則而碑云
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
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集本治平元年三
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怪矣

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
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

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

嚮集本有故僧尼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二字集本高談清淨遂使

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

書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

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通麗不類婦人

所書余所集本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

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

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發莫發集本於今

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三字陳游瓌等書

皆有蓋集本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

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
蓋忽不為尔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
張師立繆師愈之類蓋集本不可勝數也非余錄
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
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外

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

于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

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

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

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

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

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

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

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

實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馳超然遂欲追真

僂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去有見焉者雖是非真

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起玄宗事至於神仙道

家頗集本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載夢真容事最

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

止於如集本此集本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集本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僊撰伊闕縣尉集

賢院待制兼按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

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

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

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

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

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

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

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羣鼎銘何異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

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

詩其為花成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

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

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

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現像碑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現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

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集本字

集本韓擇木等四有鄰特為難得慶曆中令昭文韓集本作

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共成

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植柏頌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

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集本皆後人莫

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

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隸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隸本有則字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隸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隸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說此以忘暑因書右真隸

集古錄跋尾卷第六

都壇宮碑 文云一作居甲一作代祖有二字上一治平甲辰

社日書一有七字

尹氏之

深矣此下一有手字

臨汝此下一有温字

脚跡一作教一作若斯

斯民一作

治平甲辰秋社日書一有八字

所以貪畏一作之心一作或曰

彼術未至故死爾一有九字於彼有其字一有笑也此已下

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一有九字

善政

碑亭一有

碑亭一有

碑亭一有

碑亭一有

碑亭一有

碑亭一有

碑亭一有

明道先生葉公碑元第百二十七為最一作最為

嵩嶽寺碑元第百二十七

獨孤石室記元第百二十七

伯謀一作仲謀

同前也一無字

葉大智碑元第百二十七

張嘉正碑元第百二十七

鄭知遠碑元第百二十七知者此下一有注云英又紀德碑云知是第七子也今碑缺

師大臺精舍記元第百二十七

宋尊師碑元第百二十七

景陽井銘元第百二十七皆磨皆字

華嶽題名元第百二十七開元二十三年真蹟誤作丙子其其無歲月不可次第者別為一卷第十

石室道德經元第百二十七

某家藏七有此

盧吳聽事讚元第百二十七

石室頌元第百二十七沂公二字上一有王字

玘一作盧陵歐陽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第四碑

師立一作水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初伏日

書一有此

大照禪師碑元第百二十七

興唐寺石經藏讚元第百二十七

盧舍那佛像元第百二十七

植一作甚難

美像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郭頌注多心經元第百二十七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

唐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年 勅也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為古文實為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字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奇詭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具疏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 鄭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餐致齋東閣書右具疏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也此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

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見本文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硤州負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嚴靖居寺東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唐書

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為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忌
貶破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
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
云貶破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破遂貶吉
州此集本無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
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
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感於神僊之
說釋老之為斯民惠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
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
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
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為
此字無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
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
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
六日書右真蹟

唐中興頌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
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圓障碑在水州磨崖石而
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
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
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
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為好事者嫌
其利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
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為真爾右真蹟

唐干祿字樣大曆九年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
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
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
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
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揚漢公模真卿所書乃
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

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畫辨正偽繆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至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畫辨正偽繆尤為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為工人為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至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 右真蹟

唐歐陽瑋碑 大曆十年

右歐陽瑋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

瑋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謚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為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為定本然獨瑋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為南兗州而以連州為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為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贊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眾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謚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為純子其所失者四也瑋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謚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瑋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

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通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古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

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脩書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慙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秘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稱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為名師

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中國公士廉又有史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也然余家集錄有中文獻公堃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必不謬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考玄齡字喬穎師古字籀以高儉堃兆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隋人隋通州刺史鐰生四子曰德潤德與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 是十九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稱羣從宦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爾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穎頴頴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頴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頴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為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實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先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惟干祿

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千祿字書乃揚漢公
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
古之士知前人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為
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源俗
多傳謂之寒食帖 集本無此其後字有印文曰忠孝

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
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泗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右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
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 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 歲月闕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為一卷顏帖為
刊部尚書時乞未於李大夫去拙於生事舉家食粥
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
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若甚於
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
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
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 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政治之盛幾
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 作陳隋本之
弊既久而 其本有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
章變體 作之 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
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 十二字集本
不格亦可謂特立之士哉 右真蹟

唐呂誼表 上元二年

右呂誼表元結撰顏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誦表
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跌石埋
地中勢若將踏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
多缺減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
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然石本亦
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誦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
廡下碑無跌石埋地中勢若將踏惜其文翰遂得斯
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減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
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集錄實不為
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觀戒奢

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窪鐫銘 永泰二年

右窪鐫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耻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集本有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崑臺銘 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

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五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

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
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
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
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
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
八分書刻于島石裴鷗字孟孫其地常為江水所沒故世
中有人謂其地常為江水所沒故世
為吳王散花灘亭刻于島石

亦罕傳鷗集本以鷗字不知何人虬代宗時集本有

遁州刺史韓愈集本作為其子復墓志云虬為諫議

大夫有寵代宗朝翼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

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
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
庶子泉昔為派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
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曰此庶子泉也可

不惜哉右集本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倦雲洞口橫
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緇
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
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
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
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
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
此唐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
日書右集本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
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傲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
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
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
殘弊傲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
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
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
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去天下大康而

海陽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竇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竇代微為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微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竇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陽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微代宗時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陽小寇結亂既越接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遷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去天下大康而海陽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竇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陽小寇者

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竇意為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集本有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誠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眾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為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

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耽嘗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就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為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杜因與秦珩郎中論書珩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珩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珩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此碑示之珩大驚曰西臺未能至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李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開元金錄卷第七 姓氏一作治平 元年七月三十日九有 此

七祖堂頌碑

明澤師碑七碑

玄德塔銘碑

東方朔書碑

畫贊碑碑

顏魯公題名碑

休始續記碑

小字屏始碑

房中興碑

下深字碑

千祿字碑

陽維碑碑 碑已一作

江濟神碑

印堂記碑 為余二字 杜一一作 諸書一作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閣書十一有 此

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卷茶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

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
豈非六一乎治平丙午秋饗攝事齋于東閣書

十五字

張敬因碑元第百四十一

顏勤禮碑元第百四十八彦將皆當為名此下有字

字乎一作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十一有字

顏氏家廟碑元第百五十二

顏魯公書成元第百五十三

又棄之一作

湖州石記元第百五十四後世此下字不朽此下有字亦有

共一作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十一有字

顏魯公帖元第百五十五整乏石本作

顏魯公并虞世南帖元第百五十六

元次山銘元第百五十七

呂誼表元第百五十八

注簿銘元第百五十九

陽華巖銘元第百六十見於此下其字

臨堂銘元第百六十一

張中丞傳元第百六十二最為一焉字

城隍神記元第百六十三

志歸臺記元第百六十四

歸雲孔子廟記元第百六十五郭璣一作郭元璣或作李元璣

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有字

怡亭銘元第百六十六

庶子泉銘元第百六十七裴四一作裴四

阮容舊居詩元第百六十八

裴公紀德碣元第百六十九

玄靜先生碑元第百七十之必二字

四絕碑首元第百七十一嘉祐八年夏至日書一

字八

覺寂碑首亦陽冰篆也或後又有

滑州新驛記元第百七十二

王師凱碑元第百七十三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唐徐方回西埔記實德年

右西埔記唐徐方回撰方回去寶應中為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懸之西埔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平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禹廟碑大曆三年 歐陽文忠公集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李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吳瑣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因懷思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為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為蘇本崇徽二公主又嫁回紇即此蘇本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于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蘇本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重摹吳李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李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蘇本記去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古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蘇本記去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

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廬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撰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
右真蹟

唐寶叔蒙海濤誌大曆中

右海濤誌寶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為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頃史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浸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

度為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也故唐格自開元後逐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逐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為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晉田副使裴抗撰于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綸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為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綸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
右真蹟

唐李澄碑大曆四年

右李澄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澄十餘子江涵風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澄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涵左驍衛

兵曹瀛碇石丞沈洪州別駕潯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
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
郡其在洛陽者長于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
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虜刃破石而下與眾孫之
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燈子盡於是矣未嘗有
源也紓但言眾孫孩亦不云有末名子也然則源者
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
源當為汶也又據碑方燈歿于賊也彭深沈潯渭汶
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為正紓當代宗
時為燈作碑自去與燈有通家之好切奉升堂之慶
宜知燈事不繆也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
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
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
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
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
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沆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
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
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

見于世其為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
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告或
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
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
嘗不錄者閩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
破墨姓處木討沙陀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于
儀微時所歷集本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
然唐書有處蜜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
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為李克用求沙陀種類卒
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蜜為沙陀不知其何所據也
按陳栩子儀家傳亦去討沙陀處墨十二姓與參所
書頗同唐書轉密為密當以碑為正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栩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栩之
所書亦為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
人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
察使者五人據栩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
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

陷於揭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為少豈惟得失相富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諛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杜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即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即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磔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送為 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守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詹之文為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為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為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一時者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為不火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漫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 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 右見編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秘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一有陸字
右集本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覽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速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嘗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右真跋

唐韓愈盤谷詩序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

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退愿者為不火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有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既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真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黠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惠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按集本有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以碑按集印本與刻石

多同當以為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去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去銜訓嗣事今碑文去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去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今碑文去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去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 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去蜿蜿變變而碑為集本太蜿蜿蛇蛇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此集本無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為正也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抑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撰者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二君官當與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炭有新船為波荔子丹弓蕉黃蕉下加于此二十五字集本作荔子丹弓蕉于黃碑蕉下無于字當以碑為是而碑去春與猿吟而集本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行於世而惠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說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

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按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為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為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暹迺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又字有去遇或為巡者皆非也集本有當以碑為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字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為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為實錄矣永豐歐陽

脩右見錦本劉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揚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揚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盧瑱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瑱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集本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未詳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

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于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特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致有所毀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帖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注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去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去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通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集本通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字集本錄求集本之勤且博塵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真蹟

唐于夔神道碑元和

右于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夔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作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賤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夔每非之夔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夔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夔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鐸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以公主之固以為名爾後世號恭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右集本

集古錄政尾卷第八

西廡記元附三

昭懿公主手痕詩元附三

昭懿公主手痕詩元附三

昭懿公主手痕詩元附三

昭懿公主手痕詩元附三

已有本一作自未嘗過

吳其一作其過其名傳之久一作其嘉祐八年五月曠

日書九有此

誌一作志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有此

故唐故字官遂官字無為然作

利不獨為傳記正執錄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為傳

此十有此

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有

而又又一作六人一作獲提一作衆

孫此下一升堂之慶堂一作界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

日書十一有此

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有此

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

謀誤一作

所記一作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有此

而洪一無

鐘山林下集序有

為大尉遺愛碑陰記有

茶之此下一號陸鴻漸此下一

有載字上一考其此下

茶客稱則市十五字鴻漸以茶有字上一考其此下

自傳於此名也治平元年

七月二十日書二十四字

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

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

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

漸蓋為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費茶肆中多

置一甕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稱則以茶沃

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

所著書頗多去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

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

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

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徐峴此下一柳筆此下

當時一時世已既已治平元年

中元日書八有此

記遇此字試也作試

為一作
尤甚此下字知其為一作改

碑言一作
為子枝一作加子
餘事二字一本言云一作

草書
一字

一作
今余余字其文

惟韓
今余余字其文

當世
一作

兄弟
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集古錄跋尾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
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
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
勳負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張說卒召為秘
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
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
無此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
而公以狀諫然其為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
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
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
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集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
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
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 集本

字有集本有不幸馬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遺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姬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為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真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沿革不同而其名號高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矣集本有而集本作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

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惟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多慙而孔子歎其道集本無猶龍之語著于集本作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為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集本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捫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

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法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碑工小篆此豈其筆耶 一作 右見錄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

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畫其殘篇斷彙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派家為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而亦不為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右集本

唐薛革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革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 集本有而宿尤然詩皆 不及革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侏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為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派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

受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銛皆在至於集本有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還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集本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闡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勲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

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 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 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尔然寧三年季夏既望書 右真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 兼字有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

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杜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道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玉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 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尔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跋 大中

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挾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眾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為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為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為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銀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為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閭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奏以死而完疏言見屠戮當以完跡為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偽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 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為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右集本

唐開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開遷新社記唐濮陽寧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城作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集本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為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為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于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冢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細書懷暉者吾不知為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為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為斯言集本有卑愛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

錢載載戰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戰之下又有戚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細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錢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為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為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 踈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大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戍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導勝經咸通五年

右導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道勁然失分隸之

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
著集本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 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
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頌知
名於世故畧存其筆蹟也 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
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
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
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
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
其惡終暴於牒本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
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
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碣石廟記咸通二年

右碣石廟記張翺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惠
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
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
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僂去

之勢此至愚一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
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
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不為哉 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為成德軍將
公儒當王鎔時為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
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
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
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
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借置於此見之
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
其始置集本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
而用之耶特方鎮之盛亦借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
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咸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
在滁陽遣推官陳說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
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摸得之 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元十九年

唐衛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十卷唐賢之文十居七

八而獨文祇獲此尔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其事

貴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陀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右陀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奩之書字畫頗為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令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

博本遠本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錦本拾遺本

唐王棨詩

此博本李德裕唱和

右見錦本拾遺本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賤夷陵遁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逸錄之遠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

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然代也字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草木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

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其跡

集古錄跋尾卷第九

守居園記元分作

徐九齡碑元分作

卷上碑三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嶺南節度

當云廣州刺史張章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

卷下第三同異一作

唐田布碑元分作

道林嶽巖詩元分作

崔能神道碑元分作官不一無字

茅山三像記元分作老君子一作

平泉草木記元分作無窮此下一其利其字其次

然則可矣二字上一有云一無非吾一作治平元年

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十一有字

又列本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平泉山居詩元分作

孤山賦元分作

辨石鍾山記元分作見其此下一以遠此下一前世

一作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九有此

法華寺詩元分作

醉草唱和詩元分作其間二字無此名後世復字和

者二字上一

豐澈詩元分作相唱和者四字一即者若字州者無

字代宗有浩字

今藏用碑元分作

曾玄度十體書元分作文有一作嘉祐癸卯七月

二十五書十一有字

隆行經序元第二

山南西道驛路記元第一

何進治德政碑元第二十二

李聽神道碑元第七 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有

此十

李石神道碑元第四

高重碑元第九

康約言碑元第八

後東林寺碑元第三

王質神道碑元第八

會昌投龍文元第六

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跡元第五

子通為一終始一字 沈法興此下一嘉祐八年歲

在癸卯八月十一日書十四有此

至峯禪師碑元第六

涿州勸民栽桑救碑元第一

又別本一作勸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穎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
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教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
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教也尚可見其遺制焉

閩遷新社記元第五

登白樓賦元第九 好簡此下一 治平元年八月八

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十一有此

百巖大師碑元第九

孔府君神道碑元第四 世繫一作

白敏中碑元第六 廡進為進 十此下一

十僧翰寧勝經元第十

張將軍新廟記元第十四 書頗知名作詩

王重榮碑元第十四

嶺溪廟記元第十 凌虛一作 治平元年中秋日書

八有此

梁公儒碑元第七

花林宴別記元無

陽武復縣記元第九

崔敬嗣碑元第七

陀羅尼經幢元無 今在在一

雙州都督府記元第十四 堙沒埋 于斯於斯

鄭權碑元第八

王崇詩元第一 大鼎蒙泉詩附

楊公史傳記元第七 一年月此下 非皆皆 碑二十下

八
字
能通一作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三

瘞鶴銘 歲月未詳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右真蹟

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

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尔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尔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為外景又有分為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尔中景一篇尤為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為精也

速拾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

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

集本有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

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小字道德經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為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

不許此乃有宋環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詭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鐘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祿而程邀衛夫人鍾繇王虞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鐘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為一時之翫尔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有義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

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德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零攝事致齋閑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
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
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歇
尔然内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
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

右見錦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 後魏太和中謀實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
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 右見錦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
然云米一作來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右見錦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本

無此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

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
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
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
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
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
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僊
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上
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
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
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
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
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
莫知其是非也 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
閩人也為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
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

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
久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 與此篆正同然不
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字
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
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為
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
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僊也
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
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
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
之由是益以僊姑為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
矣都無神異容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
黧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
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
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為沈卧僊云卧而飲食不漏
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卧而不起亦
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
喜為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

世人以為僊者如此故并載之 右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人也隋
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
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
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
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
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
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
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怪矣余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
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
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奇怪我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
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
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集本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
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

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樸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滿洒因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書

州山齋書右見鮑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七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後稱李西臺二

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鉉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編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作州隸本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磨鉉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唐中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

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歸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拾遺本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相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指法尤精然其指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知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指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真

太清石闕題名集本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未有今集本無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裝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楹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真

賽陽山文太和九年撰真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德

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感衰之際可
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
彛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亦次
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
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
日病告中書右見臨本拾遺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奇特一作放

又元題作續跋

又三日一作十日

又姓名一作名已愛其字一作愛此本二字無此余因無
字較其無擇焉一作庭經一無治平元年十月十
三日致齋東閣書十四字

又教經可愛二字上一

又小字道德經元字九百二十三

又唐人臨帖元第七百真卿二字上一乃有一作然時
時三字一博覽去此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十七字

又字法帖官法帖此本字

又於此於此于此

又集以以換進登

又時有二字上一

又則有時而厭時則有

又州孔子廟記記碑一作

又米不一作米不

又紀浮槎八事一作紀事

又環布之作三字布

又此篆篆字無

又傳云一作傳絕粒二字上一世間

又人閒而餘一作而死矣有二字上一客有衰媪

又十一縣吏一作實卧有二字上一并載并字無治平元年

又上元日書八有此

又同伯芳碑作而錄

又思楚碑元字九百二十三

又梁夫人誌元字九百二十三

又五代時人晉字元字九百二十三

又亦佳一作佳

又

院記

皆能一無及宋一無其筆一無

紫陽書也十三無此治平元

年四月九日書九補此

石卷銘元

但知此下一

得罪此下一

大清真閣題名元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

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

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

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人宜真性此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

其外標以細紙束以縹帶題其幟曰某碑卷第幾

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

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

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

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鎗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

錄之絕筆也方崧卿哀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

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

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

則以真蹟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遠

絕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

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為是至

於以始元為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

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

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

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

置已具注其下

書簡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四

與韓忠獻王雜主

慶曆二年

情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
萬福情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情記
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以一作干
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而一作逾年然而千里之外
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
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情不勝西首企望奉
孝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情材薄力弱不堪世用
徒能少此字無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
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
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誡獻廟執筆吮墨
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
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
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
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
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
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

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
因請緝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遭伏乞爲國自
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日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緝曾拜狀急足至特辱
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林之誠
某此藏拙幸今歲淮向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
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
此爲愧爾瞻望旌榮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
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
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
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于
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
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邀遊州人觀樂
服但於城上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
行便爲春遊

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

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開備門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為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榮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泣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庚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踈簡之性久習安閑當此孔道動須勉強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修完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齷齪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遠遼音信難煩輒此物物以煩視聽慙慙慙慙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

某昨以目疾為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事遵道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曰吳棟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慈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為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備前在穎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關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為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謝

又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于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秘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強苟得附方尺之木于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為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

穎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令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大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惶恐

又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為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達世俗耳目乍此熠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為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為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門伏承陸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為賜具審為朝自重日膺多福造隔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

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筮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蒼卒不知所歸遽來居穎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強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為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閑暇之餘尚足以為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于衆作之間既足為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觀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為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闕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群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

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千視聽惟公於文正執至深厚
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
論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啓昨自居憂服除使得召乃敢離穎至都見日便
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筦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
入辭之際愚旨又留且碩發書既而遂被茲命孤拙
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贖上聰寵祿難忝若何
為效恐終碌碌以為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
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
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同前

備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
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為謝某衰病鬢髮悉
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
恨無所為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得一作決去恐碌
碌遂為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
見教頽聞諄勸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薨某昨為他作
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為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

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希
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等體動止何似
伏觀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愛
稷一作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
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軒食之憂下
有以救飢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
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
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
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
惟為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
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
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
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于時亦不待某言
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
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
舉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

而不敢洩公賜擇馬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脉小小留滯微行必逐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同前

某頃有啓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尚有殘歎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賔次謹勤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二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辨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

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同前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杆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錄呈

又治平二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叙謝

又治平二年

某頃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為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治平二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為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治平二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
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
飽於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叙
人還粗布萬一

又治平二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
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違安爾謹當更與
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
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
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治平四年

某啓不待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
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
右忽辱惠一作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
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
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
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
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
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治平二年

某啓早暮遼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
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製製高下映
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
榮幸畫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
以得託名于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
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
皇恐謹奉此咨啓

又嘉祐八年誤實此

某頓首啓板橋忽遽攀連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
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
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更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
下情區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
遂解揆政庭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
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
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遷去私自計則孤危
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
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
違審珠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
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
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
冀為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醜不堪為信惟羔羊新得法
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此無其味尚可少薦樽
姐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元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
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
為榮幸多矣咸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
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
諭臟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
向不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二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
慰某以病日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為傾嚮之勤則
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

乞壽陽蓋陳蔡勢難乞惟寄近穎亦便於歸計爾益
遠旌榮新春伏惟為國保重

又熙寧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息足
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
仰認意愛無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
情過潁少留以足疾為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
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為國自重以副
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潁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
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
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為病瘁
得察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
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
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為稀少足以
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
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為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

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寢借何以當克
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强慙恐慙
恐其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
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
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
感慰之極其衰病如昨老年憂畏旦暮未去間僥默
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為國愛重
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貺齋醞尤為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
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
傳拜呈屢浼聽覽蓋嚮在穎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
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
重以慰勤企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總新正令節
限以官守無由一厠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
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為朝愛重上副春倚下情

祝頌之至

又同前

某啓特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
幸唐世勲德鉅公為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
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
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為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
默謹以錄呈慙罪慙罪某又上

又同前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
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蘭居
杜門難偶信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
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方回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方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
相別後患一大疽為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
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方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
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
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邀聖俞語
謂書者難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
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

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令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我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切切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為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拘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為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頽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為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為計也未知

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槩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為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為謀也亦竊見初一剗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又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治平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

勝感服自公在告為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為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書簡卷第一

與^詳忠獻王第^一帖 尊候^{一作}以問^{一作}

第十九帖 曾^{一作}拜狀^{一作}

第十五帖 拙辭^{一作}

第二十二帖 自明公^三字^上

第二十五帖 尚此^高作^一

第三十五帖 仰煩^特賜^{一作}

第四十二帖 酒村^{一作}不得^復

書簡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五

與晏元獻公^同叙慶曆七年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為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間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為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為人外柔而內剛^{一作}而^{一作}新以進士及第為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也^一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跪台慈軫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切但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饋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世昌慶曆五年

恭頌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
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
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已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
藩下車已累月而尚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
為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
私馬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
惟望為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
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庚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
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郡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
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
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
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
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
又不知使已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
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於此以
懷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
爾相公道德林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
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

拜見未由伏惟為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某啓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
昨者某以目疾為苦自揚州求穎至此經時闕於奉
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惊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
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
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鬢皆白眼
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
以自念慨然興嗟知遇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
暑未退霖雨為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
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
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
來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連冬至之後方得
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葦爾小子蒙德有年
瞻望門墻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
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啓問

又皇祐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

以大水為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堂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知不為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廷陵葬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為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為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未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 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闕成懶凡於人事興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禪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為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為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為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諉秋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林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疎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邇漸寒為國自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門比者得請淮西遁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如作遽辱賜教其為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為貴而從其所欲思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西布

又 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群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

軒騎顧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
餘留面叙

又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
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生於酒食物亦令減
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天球 皇祐 年

某啓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
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
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頓增醜增醜衰病咫尺
尺未由號一作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
日連夕不見勅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
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纔過長平遂苦
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寔其可再得餘當
續具咨日茲火叙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
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

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
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
秋涼必備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啓昨得請准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莫得一奉
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
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遲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
聽未敢輕有所陳覲頰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
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
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
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
凶計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
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論柳湖嘉致誠
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杆思偶
祕書歸省顧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
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

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
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
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餘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
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
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
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說
也未間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
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元規 皇祐四年

某傲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
便不便也幸無恤祇如卜墓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
於明年了却某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
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
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
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
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

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
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
稱述至於辨護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
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入艱我某平生孤拙荷范公
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
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
作行狀甚喜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
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率爲之也
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
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 同前

某啓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
足還府當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
必歸府某此幸切感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
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 學士執事 八月五日啟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
繼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
之

又同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當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

體况佳福備苟自存活諸况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
組極荷掛意前者為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
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為添支曆尔更說與問看記得
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
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為王渭州織紗如何亦
告因書批及見解勝喜賢弟被薦歲抄多愛某再拜
鐵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 皇祐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熟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
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墓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
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指吾
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
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日耗然
無以度日又為一妹喪大博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
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
細思渴思渴

又 園

某啓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滓竊惟勞頓清明
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
也專此不宣

又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筆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
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感不審何事
彼有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
悉之

又

某啓拙詩越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
香後見過何為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願否
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
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為幸惟
以方上說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
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途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
存恤之甚厚燕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
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
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
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

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
於下汴首及鞞封當得親受約束而布懇誠謹因迎
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為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
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
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諫
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
慮遠珪璋粹美是為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

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
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
秘藏之或為親識携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
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褚尚得數十命工裝背

庶幾藏於久遠尔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
思堂丹楊蘇頌子容題
子在樂安懷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
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

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
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
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介甫 嘉祐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
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
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
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
病者不得放去皆矢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
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
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
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
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
然及侍親為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快快于此素志
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為長尅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
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
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
為示此地在廣陵為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
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
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 嘉祐六年

某啓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為朋友之差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慙尔君謨自南歸儲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聞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為樂但覺其勞與負愧尔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為時自愛 公儀云謝禮聞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問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體况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某再拜 十三日 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為望

與吳正獻公 冲物 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萊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還叨誤選責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敷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斯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 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為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羸殘豈勝企望也未聞盛暑為時自重人還草率為謝不宣

又 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秦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啓達達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辱論泓湧之時獨賴至公過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為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

適值久雨積水為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思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 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開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至集日益區區修報革率不以為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 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携政方繫猶蒙曲記其生日既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 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曠曠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可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聆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叨聆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為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為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目勝左臂疼痛繫衣措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執承見論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 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林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

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為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為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惟乃是嘉祐三年二月某實此三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史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可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同前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為親戚喬幸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同前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勤朝士唧唧皆為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勤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兩雪不愆年豐俗阜為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達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啓以公私多故久不奉頤秋暑伏承孝履文福賢即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贖贖不謂諒由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穎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

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侍講還朝尤病甚有
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間食少葷味
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為切餘不煩言也亦知
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遂此水災驚奔不暇
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
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
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
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
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塞拙之迹臨禍獲
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
受賜亦不淺矣昨過穎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
氣之變物產益佳巨鱗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
富故堯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歛
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為善人良士所賴
惟為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 皇祐二年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聞者河道去太淺却
高如西面三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
須那工開令浮峻方可行水仍去大抵近東河底漸
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
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
之恐得遂安耐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
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
試帖職未遑為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
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
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
外珍重某又門 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必更如
是未禪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
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穎城
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問湖
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
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

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見英辭類書

某頓首啓秋漸涼伏惟致政相等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遠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晉字見英辭類書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輩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年文稍與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間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輩者進於門下且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書簡卷第二

與杜正獻公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

第四帖當時欲欲字疑

與呂正獻公第二帖瞻邇一作瞻近

與曾宣靖公幾廢絕一作幾絕至廢絕手誨一作手教事起多端一作多端然

與孫處欽公第二帖請早早請

與蘇丞相第二帖思渴此下一有多變多變某再拜

字于薄知不安來今應安也見且伸意一後又有此

與王天公第一帖得相見三字一作得書

書簡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六

與趙康靖公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濟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棧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于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野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按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執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愬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適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料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遠違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過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選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怙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白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辭歎

又同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兩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開果不起伏惟哀悼之

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願未能頌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文游無以為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為國自重也謹於逸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為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渾暑惟為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拜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雅雅懷回視塵瑣必深悶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為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迫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駭爰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獨守辱許在顧雖日企佇乃出於乘輿不敢坐邀然又思頌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

門求見亦未為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銜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踈慵稍聞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日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輿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為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遂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辭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為目疾為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為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以廬在淮南為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既而可樂之趣則有過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為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之馳聞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暮正以唐史幾編為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暇惟冀為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為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

去奈何奈何原文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太熱更冀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遠踈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又居于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速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前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為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為博采以為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竊陋蒙益而私藏頗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論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耻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間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彞 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暄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拜拜景彞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蠲粟雖不得書亦喜孳惟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過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况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准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三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慘則又可知嚮者公解錢事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邇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群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慙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為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在京師易為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在蕪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為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悒

又嘉祐三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速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為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為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為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遠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為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劑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為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秋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秋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踈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前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為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為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須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為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

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尚未復差厥苦人事實不能支秋候夏秋唐書了成襖却梅二遂決南去未問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逸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祇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質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歎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

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句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爲怪獨寒爲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逸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實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速甚計頃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盛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開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敢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改其去邪不相見數年人

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為之悲也君謨已歸皓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賡州在弊齋閒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前

某啓入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為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敢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為謝

又同前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慙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秉釣者當以為漸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為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璽處未有去端爾客

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切切

又同前

某啓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蕭然疲卧不服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啓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暑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耻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廼云近少遠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邪此事實難遠道其如無可奈何當惟以至理不得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為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何處為好合官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

強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爲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爲踈者道也相見末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治平元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遏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間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前

某啓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閑放懷取適自非獨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疫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謹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

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君既 至和二年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入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責春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蓋以日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勅之日北人計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旣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之素也某尸竊于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交親之願也陽候鶴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暑
候萬福門內諸貴愛深安深沈瞻想居秦久議者皆
謂當還不然遷鎮近向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
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煩數月方了
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兼病益侵見論辯欲加收
錄此子庸驚詎可出明公門下不柰何為誤聽但與
家人大咤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都下殊之祇迎悚
愧悚愧漸暖為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
外台候萬福某尚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
眩晃不勝飲酒鮮醇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
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杖續當更求
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為勞區區久不
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進和兼知來
召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
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為慰某自
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

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
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
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強飲
數酌以當佳惠閑恐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壻茲事難
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
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
惠新笋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番明寺卅年
前亂道宜為削去以藏醜拙廼蒙判著何以堪之春
早差遠京洛飢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
忽少脫嶼嶼如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
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為朝自重不宜某
手啓上留守尚書學士清明日京醜二器聊表意但
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啓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
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固下不宜
有此疾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
難得効某數年來頗以為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

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劾然亦未曾合今粗錄呈可試用也春早甚關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霽足民歲當有望不容遲日為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啓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寵為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晚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啓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免強衰病才薄竊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爲教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者惟鄙懷區區因話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慄慄惟以時爲國自重

又治平元年

某啓嚮自遭國郵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願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容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宇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間惟以時爲國保重

又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衰病眊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親尚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爲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爲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治平三年

某啓近倂捧逸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春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浴之意甚詳自公留滯于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尚未至爾某瘠病蕭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

非便第顧孰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
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速可以面叙本末餘當續
報惟酷暑為時自愛

與執政 熙寧三年

某再拜啓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守官
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
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
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
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
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
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
以為可委爾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
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
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為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
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况厄悴不能
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
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
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書簡卷第三

與王 古碑斷缺一作無涯 古碑斷缺一作古 陳拙二字

有性

第十 清況一作

王 致謝三 上

十一 牽忙此 下

十二 自愛一 作

書簡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七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為列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某携老幼泔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一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於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為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曆八年

某啓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熟太盛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為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圭祐初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

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干大禍惠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隨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關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為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為住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跋學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在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慘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數為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審經秋尊俛康寧俾增感慰氣節獨寒未

召用間惟冀為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啓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得請見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穎田設置之為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止在來春亮可奉為徐求也人事日新開處尚有所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啓茲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啓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為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豐民樂亮足頤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惟時自愛

又熙寧三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棕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

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若蒙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弁得蔡恩出萬幸兼去頓數程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速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性來此自一段事古人難遂蓋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昨蒙上恩閑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綢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其利博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台候萬福閣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為區區歲晚凝冽惟宴居願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過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為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郵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

人興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
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
堤之作俾之紀一作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既
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莫是以言
遊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闊達之志而無以稱岳
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
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
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尚淹
江郡忽已踰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
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禮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
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
忽然得之開發鄙滯況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
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
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

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
某幸開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
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
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穎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
舟長淮備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別且承春暇寢
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
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
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仗
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強以攀
作者惠若正爲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
酒尤爲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道損慶曆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爲論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
而又聞子野之計值某遷郡淮南扶孥老幼凡再登
舟拜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
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一作與相

得則某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為永存矣凡朋友為子野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歲伊一作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嘉祐三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為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為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請魔南去矣鸞察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逸中奉寄蓋以唐書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切切承首塗有日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 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為瀘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稍草准人既貧而道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

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孽盡見勸到入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甚聞朝廷以河事為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若於事無益而為國缺怨於准人則重為可罪也為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之人久不奉問得逸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她教授奉問實錄蓋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閩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跣偶以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 嘉祐二年

某啓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穎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尚指以為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

秋暑多愛

又皇祐三年

某啓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踈奉問近得康唐一昨田信方知已授蘄春且居穎上即日寒凜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于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皇祐六年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為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穎輦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為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為達一作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為訪之別後所收必多也開中無物為信慚慚

與劉學士混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為恨也乍遠為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同前

某啓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忤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為謝

與知縣寺丞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墓地在穎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潭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為凜凜此人有材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榜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毋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瞻多愛不次某拜

與臨池院主 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人還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七月十六日 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後 皇祐末

某啓罪逆餘生遠鼻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消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飲執一作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叙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

二月二十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此者忽有尹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于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一作恐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啓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皇祇謁計寒凜體氣清涼前承要藁竭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啓昨自居穎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

出處倉皇諒聞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即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為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啓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為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裡慶得遂一麾為幸矣公謹為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意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閱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為政外體履清涼某自過年如陡一作添十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為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况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煩事畢當駭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啓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逸中辱書久不為報蓋意強拙記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緣書亮不為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呈恐皇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拜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間此急足發來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刻利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類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鄂州還闕方

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熟以時自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貧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為兼職用此為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啓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為國慎夏自重

又同前

某啓承諭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速難多致不得飲飲爾此山前世粗有茗然皆因僧居以為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入八都小餅時為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 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沈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和寒為政外體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章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書簡卷第四

某頓首再拜啓為別五六歲未

嘗一日不思企而南望然某侍老親携孺幼浮江奔陸衝冒風波霧毒之間凡行萬三四十里其勞亦甚矣侍毋幸粗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俯仰而何足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况欲施其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夕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因其行略以通動靜之間

此帖與本卷者大同而小異載閩本及京師名賢簡啓中疑有改定處與第五卷劉原甫書同

說

與王即中第二帖

為九案所苦五字上一有此字

與杜大第一帖

開決正謂開決津河閩本作開決乃吳常談

與長方第二帖

寒凜一作寒凜

書簡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八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為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為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為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為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遠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為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踈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為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伴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

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今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為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為兩邪建寧物輪益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為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膝一二束為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為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為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兩無泥甚不為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

夫亦勤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為剪去之矣恐知

又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為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祇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家落也人還謹啓為謝

又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斯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旦蕭然遂召張原診云熱中

傷冷當和陰陽備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但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語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懇懇召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叙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卧請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為伯庸趨了誌文

蓋其葬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閑思
宜為劉父所諒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
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
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切切不宜其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
率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免也然西齋
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
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啓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
况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為情况可知偶思春物將動
故都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
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為
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
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
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
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猷飲所

見不以難得為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
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
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違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
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
其為覓此此字用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
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為國自
愛某祇拜 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况
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
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是
今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
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
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况於其他乎某老
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為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
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
恐猷飲朝夕不以難得為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
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
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
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
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得子

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惟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為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為未稱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為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為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為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為則方以妄作紛紜為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

不違實有望於公為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為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為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皓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為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為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為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為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為實為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末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况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慰豈以無事為煩邪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厚惠以書承經寒體復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問無為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辭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鑣撫之餘復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強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為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為默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為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詞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為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早極聞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頃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復康和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為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為恨今遠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為感幸自宜如何屬惠賸蒼家居絕客無人為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季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動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廼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復安和兼沐寄惠鮓梨新笋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

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為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書

某啓辱惠擲寧翁墨多荷佳物誠為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陳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為嫌矣諸留西叙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為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為謝李駁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為事更老應當澹死粗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頰面聊當一咲歐陽脩頓首白三司給事廿九日謹狀

又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以承已對謝應已漸治矣無由詣前日刺贈企荔支圖已今雀懸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乘退中得此數十本勒李駁送上因出過門為幸不宣某頓首君

謨端明侍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毫便私其為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激中外所聞大略秋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態為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侍制夫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為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某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間巷以從有道君子宜勝區區深寒為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治平四年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當獲款奉未問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澆皇恐

又同前

某啓鶴在穎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疎奉問亮須幅巾間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爲道自重因負裏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爲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清冽體况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尚少盤桓款晤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史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比忽忽已數月開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間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海濱久踈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暮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穎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間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憤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獨寒珍重

與沈待制選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

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凍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兩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嘉祐二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侍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祇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

送上爲付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爲謝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爲時用徒耗康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養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尚留宛寒疑喜體沉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爲此中書史猪遲又且送五冊去不憚煩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

有少病痛爾何可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癰瘡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况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爲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爲友益笑姑話及此不罪切勿

又熙寧四年

某承見論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日足爲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閑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敏求字火道

某啓漸隘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飡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遠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爲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于啓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棗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為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望勝惶悚

與梅龍圖 啓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今簡少為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 揚休字昌吉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為感愧何以勝類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遠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 無擇字揮之 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逸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遍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

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 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頃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遙更冀為時珍音

答李內翰

某皇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關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啗弊之俗為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為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託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書簡卷第五

伏冀 一作

時色 一作

恰好也 此下一

原所望也 見以直也 此下一 取置得懷州牛膝更有

第二十帖 又別本 某啓區區久欲附問日俟賢郎

西歸歸甚健而公私亦自多故然亦未嘗承惠教
不審經暑起居如何某待罪于此忽以半歲欲有
所為則方以紛紛為戒至於循守常理則又碌碌
可羞不知何為而可也必將有以教之雅人蒙福
流譽東來聞之竊喜此誠鳥足以施為而忘疾方
深幸公議猶在也恭君謨自南歸嶠然一叟終日
相對清坐無以為樂但烹茶一杯病脾不飲反贈
旁人噉爾若此可知其情況也餘事有可竊歎者
料世態自常如此無足道也酷暑惟以時為國自
愛遂因賢郎行始奉狀不宣某再拜原甫知府侍讀
此卷嘉祐六年與劉原甫二書大同小異已兩
存之今此本又復相似仍係兩幅為一幅案前
筆手續大率起革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
富彥國書彙是也況公於原甫尤致其詳或已
寫復換耶

以帝待制第一帖第二帖 聖東簡略以第一帖向蒙

一自續第二帖宣勝區區之下而無深

來為道水自愛因小姓行增此 一三

清福 一作 為此 一作

第二帖 弄句 十一句 保育一作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second section.

書簡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九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第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親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暮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為稿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速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在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曹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柰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驚下業

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 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明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為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

尤為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若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鵬詠它賜臨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適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履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月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達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

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慘賴憶洛中時以為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秋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拔勤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疎闊人所能為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切切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賸昨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

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矣支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文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違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

有亂道

一兩首在謝文處為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之其有少吏事告謝文望聖俞與咨答之略語伊法官少為庇隱某自作今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為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文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為別五六歲賤徒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願俟願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為遲留然清風白牛久兩沉淖尤湏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益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為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先使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為恨者益令人快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

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
可河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輪閣
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
見惟見納去矣早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
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
爲助此特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已而然爾恐
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
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費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
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
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
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墓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
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論谷正可詢
之鄉氏醜賸已止皆知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
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書
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
之疏數爲親疎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

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留中親老求官
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
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
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送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
薛氏求一星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
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來外補日一作夕相識
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
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
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
報者意謂初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
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
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
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
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譴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
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惟
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

於理宜然諒不為罪經城揚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
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
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銘文不煩見
督不久納上秋為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昨在
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
別久無以為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秘不
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為文豈避此輩
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己所謂禍福
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它非
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
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
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既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
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
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紙帳子美詩來已招子美
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詠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
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
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為可
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齏之句怎生諱得呵

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賸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
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
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
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
亭亦完麗又於州東五里許羨溪上有二怪石乃馮
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
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鰈銘已作
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
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
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
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水琴酒之適而已小
邦為政蒼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塵亦不能劇飲如佳時然
非主人後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纒過四

十頃爾心闡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
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
秋來或聞移南京或去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
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
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
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
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
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
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
保重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
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
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
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
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
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
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齎書帛去請他幸爲

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待也如有所得亦
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切切

又

某啓近君護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
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
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
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
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慮
能自違不切切也已寒保重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曹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
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且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
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間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
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
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
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
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河陳碑不可增

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時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賜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街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為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村墟則自晉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執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閭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恐吾凡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秋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來藥物若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

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為近得君親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去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為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為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為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為慰爾某益衰病廢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為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一作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越三書信已頓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強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逐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來州欲乞渠米穎以辦葬今割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一作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頗貼甚悚甚悚

又皇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墓地欲赴八月十月裏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勤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怵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荅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今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前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狄惟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違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疎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

誠心蒙惠簡云有所荅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送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狀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兩夕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連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啓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奔水奔廼翁達且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住京況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爲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郵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否閨中喜見慰人還切切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道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率課然少寬數日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切切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免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

紙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三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
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
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閣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開作歸田
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
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敏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刺人上名
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
將詩去人家廡攬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
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遠阻奉見秋氣稍涼
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覓
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
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
爲謝某拜拜

書簡卷第六

與梅聖俞書 帖 事一勝爾一本作勝爾

第三帖笑談一作諸君

第六帖販傘者一作人

第十一帖此固一作此

第十六帖移在一作移

第二十八帖無已一作已

第三十二帖諸薛飲一作薛飲

第四十三帖天苦一作天

第四十五帖後日一作後日

後日一作後日

書簡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

與謝舍人

字希深

賈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者榜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奈何早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觀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末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可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會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賈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暑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早暑交作晏陰方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憂煩長者其如乘餘閑奉鱗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情為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

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徃徃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春春門下而不惟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四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仁時一莫及也豈驕立之神一作憎家難而愛野雖乎自還縣便苦一作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

賈字子野 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鄙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關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

觀字恭伯

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顯企顯企不然當別拜聞責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羣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為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袂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遠就暮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亮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為佳蓋自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 海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遠而行時一小子卧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

者賢即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為慰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治平間

某啓承示來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方編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別為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出爾謚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關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為善也專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密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既喜斯亭之不巧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某啓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欵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瘦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尺阻閱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復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賸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予細不次脩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擗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

今復常又知淮水淺灘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不爭速近即益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非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得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衷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于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恣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

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洩官進學無恙甚以為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

誠碌碌然期必有為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莫草

與焦殿丞十之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沈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得與某所以奉侍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業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為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地首深恨閑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為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況甚不欣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為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今去晚間可出即見過問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率稍涼體中佳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違難得暇也麤細米各二斛聊餉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為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慙仄慙仄

又同前

其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榜張焘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竊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今發至羣牧司去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為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僕適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為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參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為錄示或秋檢得本于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遇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權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惜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衮衮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

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為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闕詩說請試看有長處養出示及為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為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為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為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遠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為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為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強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懷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六年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投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秘校劉美曠至此止

又治平 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文事便為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自臨縣治今

將及暮諒深語此態也某嘗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
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
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
信乎不為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
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回字深甫

某啓獨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
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
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棄
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頰上思幅巾與二三
君往來田間問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
連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
昨西略見爾邠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
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
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
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仲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

秋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錄
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回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頃首闕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
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為
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
必不派味脩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
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
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况更有纖
毫譬如閨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為
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
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
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
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
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
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
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
程判官亦為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為學自如甚善見翰紹巖事

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植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勅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為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可可問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荅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景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善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匆匆於筆墨加察加

察某再拜

又月肅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為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秋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蒙蓋執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文 景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射何已且承春序復况清休范公業事備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惰禮都關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為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輸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為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勸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

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
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
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
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
餘在別紙某白見論乞願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
靜為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
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椎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
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
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
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
方羣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
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
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論也某亦有
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
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湏相見可揚榘而論也自去
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郡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來惟續思頤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
皆石本今納上自歸頤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
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為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書簡卷第七

子野兄舟行一作承擊別一作自攝此下

字

不必白一作白

不惜錄示此下一容如看高

書不容少噴當續有

尹君一作然以一作切切一作

若言此上一不今苟字不可

書簡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

與丁學士

賈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閑居難求的便
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才富
速用遺一作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
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
恨某居此際不能奔走耳某長病無復生理今秋欲
扶護歸鄉恐越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
忽偶黃莘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
能盡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為而至於
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為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
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
師者汨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
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
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婿此
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朝推官行謹奉狀相
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
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
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
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
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
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
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
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遽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
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萬少之游豈勝踈羨此樂
常為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
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彊而為之已不勝其
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
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
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說寺丞
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
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癡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久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鼎字寅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貢院為羣士誼詬尋而入夏京師早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實臣治漕南方雖久淹于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未得屢鑿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謹於途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惊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柰何柰何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復生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為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

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尤精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子細

與馬運判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眾疲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

宗考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為恨人至辱書伏承署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為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物者長浮議以見靡柰何柰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奉此為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途中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淡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郵衣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

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
報鸞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
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
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為
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與學士 此帖又載
第九卷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
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途中奉狀必達視
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算然欲遂為掛冠
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頃且勉赴到任
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
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 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
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攣擗為醫者俾服四生
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為專攻注頤頤間結核咽噎
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
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

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以遂握手未
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冲
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為懇

又嘉祐 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
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
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唐史終篇遂
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
手莫罄鄙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
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
知即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
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將同年
千萬為伸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
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
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
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

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程字子履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
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
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
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
為慰漸賒珍愛人還謹此

又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感兼審經寒履况
冲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還官兼職皆出特恩
榮幸之愧無以為諭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
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
而已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媿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
和方苦昏之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
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伐歸有期依依
之意愚當與穎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為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挾陋欲

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
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為會處多故先次作
此咨啓

答連職方康字君錫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一作久別伏想體中佳
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洎任
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聖某自返黨間
趣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
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為答奈六情底
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
幼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
諷誦傳寫者迨圖使中山免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
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恣仰賴良
交時賜教誘若不為索其病痲而姑効司馬生言好
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嶸且晏平
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
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
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

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使也况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為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熙寧四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耐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詞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其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適盡寒色鶴深惟以時加愛

又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祭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颺問使至尊書既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女之願勉彊憂畏惟思高賢速識早能超出塵累互享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患然之願出於乘輿古賢佳事有望

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陔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逸角次得闕報陝兵為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穎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狂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穎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噓

答連郎中序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為勞人事都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嚮承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忽忽不曾作得一書慙慙悚悚甚佳速地難致尤為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踏絳等皆飲酒具獨惠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立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

志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 本表前有答韓宗彥二幅即宗彥也誤其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莘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既得閑適遂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間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為謝

答黎宗孟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違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違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為去就許昌避 國介至亮又陳曹為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恠不恠未敢奉邀必

且徑還家也黠暖加愛不宜某再拜

與裴如晦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闌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為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 廿四日

答杜植 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遽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任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伸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關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駟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媿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見美辭類卷以下編錄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于此爲庸人出處之討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嘉祐二年 見名賢簡卷

某啓昨日無以爲禮深用慙醜宿來動履想佳然中

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冲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冲卿能往否此不敢強開及之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知與冲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爲一闕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名強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罷開封府知開州 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爲佳物然不飲已暮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縉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名彥若字元考 熙寧二年

備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踈款奉然每親餘論獲

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且夕亮且就道霜
月鶴寒千萬愛極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
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政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書簡卷第八

與丁學士第一帖

不可道一作不可不能安一作歸

第二帖 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

第三帖 深所一作心

與王談一作中春

與李學士一作時

與韓宗彦一作疲

疲備計不能久一作不能自文

書簡卷第九

與薛少卿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二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汴汴絕
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纒至荆南見家兄
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
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
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獨夷
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又聞好水土出糶
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
人得此為至幸矣秋是浴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
又少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
行矣每憶君謀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
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既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
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
萬里音信踈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家訊問備審官
下為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閭內貴屬各保
清休某君此為況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
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

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悰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諛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為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文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罹此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減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為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顯侯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他為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 慶曆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阻竹計然猶幸僅有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既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某不往公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無慘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祝瞻祝不宣

又 嘉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遽中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為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鞋蓋為郡人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保重

又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暗和體氣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 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見妳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書疼不審

旦夕來尊使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為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砌添一鋪不知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期郎中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夕承過額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何云要百千為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及幸告批示革解丸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治年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為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為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為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調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感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治年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

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青春各安和今夏京師大熱疾疫尚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庠按已斷即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濶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冰水多目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途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年間

某啓多事忽忽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為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為勞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嚮秋幸且安帖秋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群口籍籍外亦應聞病日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逃卧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寓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

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為慰報國無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悰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嚮寒保重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以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表朽之賀執事忘勞前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過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况何似想與貴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三削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湏面叙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聽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日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違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感寒惟加攝為祝

又熙寧三年 此始入京 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遇穎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湏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遑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穎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為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管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

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執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塔迂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况清裕貴春各安甚慙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閨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人迫於年齒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為微倖之愧感激而已承美誓有期冬末行舟准願當得一會而但恐未間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問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閤門庶事之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為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數日爾入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且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

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執候更了鐫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入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八齋轉附至絳故未及其他惟嚮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姊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團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 廿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為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 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臚臚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

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
作坊虞部 六娘兩日患臙臙今却安也果子自此
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
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
煩毒其將奈何頓勞問念多感多感某再拜 住娘
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
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
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
作坊虞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
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
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
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為謝某再拜 只前時兩般
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
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
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愴爾某此老幼幸
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為累表乞致政未允候兄去住
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
且乞守毫蓋去類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
親每每多不安遠官中有此煩惱誠難為情更宜寬
心求安為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為上策
獨寒千萬保愛不宣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 嘉祐中

杜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
稽遲不恠不恠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為他人
書而獨為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
自書取笑取笑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運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
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頓顛鄙抱區
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燈知縣著作足下十二
月十九日 寄惠花燭白葦多荷多荷葦豈非自種
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為爾必以冰凍費致未得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為覲豈勝珎荷兼審新春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為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可否未間難為期約也當續咨報尚寒慎愛不宣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九日 李集已領泉水皆佳然大抵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為貴爾

又

某啓病悴之餘人事疎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蒞齊城經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象鄙感愧感愧咫尺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 病日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以閑要為計某至穎且以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遂所乞衷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為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惊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尚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書

某啓鶴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鶴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毫間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況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為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日疾為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况佳適感慰局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悰爾董君到必為言也

又四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
況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為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
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穎為便
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
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
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飲渴而已

又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為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
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
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
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
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
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
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
一漸暖加書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薰蒙以見釋

先生一有字集為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
全編不意茲時頓飲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
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
裝以俟命區區未逞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
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
開冀漸調養爾兩目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
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為庸人
爾殘暑加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一作史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
辱惠問豈勝感媿兼承秋暑為况多佳某自蒙恩許
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閑人
事少勞而舊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綱索未經
一二君商權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為恨爾餘粗
如宜幸不多恤獨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為
感著未易遽陳燕喜香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

舍具道群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無謹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嘉祐元年

某啓自離亳更聞春氣尚寒體履清勝某昨解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土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為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聞玆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熙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選得附拙記存枉書尺其為愧荷可勝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病足為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匝晚向官所壽祭相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為謝

與王補之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承秋冷氣體安和以至郡道里差遠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乏迎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祿偷安甚為幸也欵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為政外奉親萬福

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為學惟喜睡爾足下為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為寄春寒保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闌梨動止安隱弟子虛乏繆承榮寄蒙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邑忝竊弥深便即祗命未由頂謁瞻望山門但增悒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玆重不宣弟子徐嶠

和南

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頴遠當祇詣曾不為言其如清宴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為義當得徐嶠筆法何用於闌梨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此弊事惟在賢者為之禮曰君子動而為世法然則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弟甚可愛也雄漢瀛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察試察之下尚恐德有字漫填不可據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士嘉祐二年

某啓辱教開發家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只為更名與郊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

有易名者偶不徒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國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典檢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靈散者或有更乞少許某再拜外題簡呈

右三篇見秀峯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

叔嘗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唯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公議難過牙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書簡卷第九

萬幸

一作至幸

存枉書尺

一作至

又枉

足善

向官

所

此上一

地字

莫不為勞苦作否

書簡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
與十四弟字大明 皇祐二年

某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為
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
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
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
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叫五內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
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
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為於潁州十葬所以
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
令人斫伐為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
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
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 究墨宣筆表遠
信

又向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魯附書及筆墨等想
得達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
葬先達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為嗣立少心力吾弟且

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
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向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
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
憂墳塋惟託勤為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
諸姪為學各令謹慎為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類附書
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三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
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
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
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為地遠只附錢
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
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伯文與回
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墳垣
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
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

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伯省請與買酒食去燒奠回破墳并與觀當垣牆門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觀當樹木及取頌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二月四日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為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備見乞洪州亦只為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入且為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聖 皇祐四年 平仕 東州 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安此為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道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抑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職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騫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若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 正月十四日 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裹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發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

甚寬愛想惟真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盡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盡也須是四體頭面髣髴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到毫便去取也押付發宅圖且勿與看梅須亦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穎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毫初二日上事臨離穎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途中發書令先至毫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故以此不無憂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痍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途中頗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毫後第一書押付發今今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奏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作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

劉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悞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毫後第一書為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府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妳子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毫州你不得迎子何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府時得効者可與婆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到穎渴淋復作穎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羹蝦蟹杜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菜蔬菜皆絕好諸物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為一歲計不候宅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翻閱僻未去間足以願養孳瘦及食少心頭氣痛與

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即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 王昌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 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類照管 山陵致祭紙錢贈作馳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下準備使用不可悞事也 箔場近日如何般墮并出買如何也向後可無折欠此事常宜用心 王昌處米麥縮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米又是何米駿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惟真處畫四本惣了便與附來 梨直講并彭州劉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伸意續有書也近日辭職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着自送與

又 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是聞得迺孫患痢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

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人須着照管且頗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明上層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絕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夏熱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 穎酒二瓶且可喫堯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 紙請取一月九舅作捉箔場亦須照管 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祭文不知用不用連與問如用時覓一箇本子寄來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代拜要孝衣更早學畫 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穎求襄何故不得而得汝問沖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書往汝略要知爾 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沖卿便知子細報來此中如井底 焦秘校所論如何且頗與見彼

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 曹學士慶
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 熙寧四年

昨晚今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
得汝書知到穎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
人或驟遞類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
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
可買亦錢為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
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 所云
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
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
戶驚搔見說穎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
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探則
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
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老時如
此也此中吳寺承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 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
在穎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為等姚都官行然
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

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
亦不如傳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
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
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常得屋必
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
自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
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穎詩何為却不刻
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畫一句熱好將息類附書
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 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
勝穎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科場尚遠
勿甚勞也

又 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
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
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
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還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
邊事警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
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穎便
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
得今欲歸欲何人然昨為梨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

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物等候章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萬今此書只為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類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謝家園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議也有說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章家屋子約湏一月方了不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漸向熱宜且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為西賊驚傳今得諸處聞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之談相悞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言文論并詩頗作甚好惟愈熟則工夫青州兩料職粗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遠郭天錫日

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廿五日押送大哥 二哥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恠可恠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關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關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絕不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潁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恠然章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手未得也此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 二哥

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忍知忍知

又同前

前日吳廷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
兵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穎至今已八九日並
無息耗不免憂疑蓋穎泰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
此中內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例
一削便允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
去知人到尚未起來即連且歸事業已了只是屋下
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
準備吾歸穎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且夕專
望路中好將息四月廿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 庚 熙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
方憂悶次今日劉王目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
若至穎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
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
漸熱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尚在穎則且先歸
為嫌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遇
亳州只約黎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
外路中好將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

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矣

書簡卷第十

是此 查未有也 有字下修取此房錢 是此

右書簡十卷命題以各人所至之官故於稱謂不
必相應雖並注歲月而先後間有差互既已誤判
重於改易姑附注其下又不可知則闕之 吉綿
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十
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

附錄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謚誥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
 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
 粹稟一作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
 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遠大功既成年未
 及老一作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
 神當界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
 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為之
 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
 退之偉瞻闕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
 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唯公
 公一作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
 公雖云亡其傳一作益貴譬如天衢森布
 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公之諫諍務傾
 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頗有必犯闕無
 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
 少同於穆仁廟誠推一作誠至公孰好孰惡

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
 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
 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
 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
 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
 風雷其一作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樞
 為合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
 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
 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
 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類身雖公輔
 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
 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
 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一作殊趣向何異
 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一作否明白襟懷坦易
 事貴窮理言無飾偽或不知公因罹謗忌
 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
 心慕神馳徒慙翰墨莫把姿儀公嘗頌我
 惠以新詩雖亟訓答柰苦衰疲欲復為問
 勤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
 肝膽幾墮一作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一作不如

從公焉一作用生為選備薄焉一作莫公一危魂兮
有靈其來監茲高饗

同前

王荆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一作
難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
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
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
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
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
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
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
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感世路之
峴崎雖屯遭困躡窺乍沅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
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
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
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沃策從容
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
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
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
猶為涕泣而獻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乎心

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
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
歸

同前

曾舍人華

維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速發醇深炳蔚體備
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
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
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遠鼓行無前跋扈
非恤世鴻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
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
得失經體慮萌一作沃心造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
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
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橫飲兵革天清地謐
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
龍駕颺欲再拯大艱垂紳象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
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
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屹屹
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
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
年始六十懇辭免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立獎

脫遺羈易沉漫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隨蓬華
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
愁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淡橫溢慧冥不敏早蒙振枝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蕙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
莫持紉綉維公率華德義誤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
託辭叙心曷能勞髣嗚呼哀哉尚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狀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燁炳炳老釋之闢
黃育之狂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
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粵醒與病
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踈敢處季孟
公計之來淡下縻縵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
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菲肴數皿
速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

蘇文忠公狀通判執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箸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此字無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
沒也赤子無所仰比如有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

一作異端而字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一作
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一作大澤
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一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
其一作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
運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
也莫不悵然一作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
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一作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一作之字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
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一作世非公則莫能致
而不肖無狀因一作緣出入受教於此一作無門下者十
有六年於茲一作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而
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絀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
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穎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
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
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亂亂以學為嬉童子何
知謂一作公我師盡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
克見公公為拊掌歎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

敢不勉契聞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
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違則
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
祐之初起自南邊叔李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
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
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
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
穎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同前

蘇文定公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如斯丈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過出所為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
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誦怪不可告
止剝剝珠貝綴飾耳聾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
棘斥棄羹餼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為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

庭羽翼病推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眾中群疑相壓公恬不驚眾感徐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為詆非公德日隆歷踏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遠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毫徂青迄蔡而
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鄰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
至凶計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逸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賜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疆莫遠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為為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
誰慙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吳正憲公充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

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寶封一千二百戶贈人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栢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父觀曾任秦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
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
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
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為歐陽亭侯子孫
遂以為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
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為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
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
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
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
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會祖也生八男曰儀者
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
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析
吉水為永豐今為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為武昌令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為文南唐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力學
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
矜終於秦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
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
公以讀書為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
事累公使專務為學及見公之身名倍顯而夫人壽
考康寧為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
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選
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
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
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
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
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遂知
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為太常丞知諫院
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

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遷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穎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祕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諱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兼譚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丞出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震悼為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法賻

皆從加等公為人剛正質直閭廓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為患害在前直性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真豪傑之上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為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和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焉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拯之曰吾行己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為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曰此不足為然切於養勉為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

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皆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為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精勁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為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為公所稱遂為聞人薦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為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為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馬慶曆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為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

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後遜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為黨人夫公為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温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王堯讓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待而侈不如及時薄葬况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方也卒從公議澶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宜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潁河清塞堡饑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

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為遺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大為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歛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一作表罷數十事以寬民力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傲之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為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必生變是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為久居計有事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

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為辭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廢無所歸以孤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入欲并中公乃据張氏貨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路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偶為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眾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公在侍從八年多所聞蓋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開橫攏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果然濱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楊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為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數曰舉筆不忘規

諫真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數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為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為嗣一作以不君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為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末親政事慈壽岳廉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危言密

議忠力為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肅然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眾怨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汙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為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生為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祭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

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舊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解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一作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菜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

辨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孫男四人曰慙曰憲曰恕曰愨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
熙寧六年七月 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謚語

省司準勅定謚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謚今準回牒達到議狀謚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

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高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

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矣持衆議曰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加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嫉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

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寶卞伏準太常禮院謚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汨沒於倬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為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為黷太師以為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充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虜熒哉大丈夫束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佛衆慮彊君以難是為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末形是為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疑而泮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議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為

功可謂廉方公正夫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都省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謚曰文忠

附錄卷第一

曾舍人素甄技寒素維公平生一本止志

氣元豐殿素

行狀而夫人壽考康寧而字下一有木字

則又合言曰言字一作謀其下不

附錄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墓誌銘 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 并序

誌銘 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

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

權判尚書都省判祕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

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

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贈不

與常比天下王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

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法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耕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連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

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眾治以充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履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凜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雷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行一作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誣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

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所代州岢嵐火山軍並
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
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猶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
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
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
耻謀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欲過重
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
盛為經畫二府請輒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官吏使能者盡
力均徒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鑠楸船
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
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
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
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
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
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筭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
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据張氏資產
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為命內臣監勅卒辨其誣猶降
校知制誥知潞州事執政意不快振勸官與監勅內

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
年徙知穎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
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須髮盡白惻然
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
用乃偽為公疏請汰內臣以激眾怒有選人胡宗堯
者嘗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
去官止得備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
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
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一作不平上
亟開悟留公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館修撰
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
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
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
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風采為言公曰
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恐可勉其所短以
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
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
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

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
 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為
 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辯或在上前
 必區判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
 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
 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
 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
 始一無英廟一作宗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
 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
 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一作嘗其當上謙恭慎重
 命過仁廟大梓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果
 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
 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
 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
 歷誠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
 欲惑眾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致諭知不
 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耻窺伺
 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一作
 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
 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

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
 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
 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眾議皆言不
 便朝廷既申告誠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
 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
 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
 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
 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
 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
 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
 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
 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
 見義敢為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為難故未
 嘗挾私以為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
 為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遂公以道自處怡
 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
 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
 子朝恣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

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
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
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駕衆莫能及
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於作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
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
年而公始繼之氣馱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
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
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
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
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
初雖忌讒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
邁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
以鎮靜為本明不至又一作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
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
其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
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
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
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

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
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
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
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
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
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
衆志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
未能聽覽一作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
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
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
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
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
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
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說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
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子其間是為六一因自
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
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
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

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集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慇曰憲曰愨曰愨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孫奉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弼違并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杜援是經

成此王功 大忠以効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庚也胡為

公文在人 公述在史 茲惟不窮 亘千萬祀

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此十一

子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

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

年矣公子集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

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

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

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魯祖諱擲南唐武昌令贈太

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
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
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
家貧至以菽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
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
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
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
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
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遂朝
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
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詰請范公以
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
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
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
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
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負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勸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誇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遠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

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五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賊欲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

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僅
 綱司以督糧餉運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
 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
 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
 嫁公族人歲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邊
 起詔獄窮治張貨產上使中官監勅之卒辨其誣猶
 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穎州遷禮部郎
 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
 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
 惻然思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
 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
 亮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
 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寡寡者曰宗亮翰林
 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
 謂公無罪上悟留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徐
 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
 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真二
 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
 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
 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

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
 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
 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埿
 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
 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遠
 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
 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
 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買魏
 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
 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
 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
 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通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
 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
 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讓 德博必
 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觀其下流浚之入
 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嘗

國王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說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官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恐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畧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毋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_{一作}二疏以請幸上

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秦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眾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詰勅付閤門得以下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

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官獨總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聞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訐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

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進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苑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

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没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復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開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又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迨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揚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大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没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

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本自公為其朋友至鄭公意也一公初娶胥氏即翰林改在昔孔子生於東周之前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賓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英故光祿寺丞葉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恐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恕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獨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鞞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會亡兄與鞞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諱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鞞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檢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寶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輝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托之 三起三償 誰實使之

憤而復全 惟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遠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 言恐不深

頴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附錄卷第二

諸路散青苗錢諸路一作諸縣 彼其何知其一作其一

附錄卷第三

傳

神宗實錄本傳墨本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三無此四

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其

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

居永豐四字一作自觀父徙居永豐水至和脩四歲而

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

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

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

閣校勘脩為人質直閑廓見義敢為機奔在前直行

不顧每放逐困蹇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

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眾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

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本三十六字以

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一字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脩字禮書總目

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

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眾詔百官上封事

又上疏言三敵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

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真用天下名士召脩
 知諫院是時西師又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
 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
 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塔訪賁以所爲一補而一仁宗降手
 詔出六條以補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
 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
 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
 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十一無此三字石介作慶曆聖德
 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尤不
 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二十九字一作詩云其被
 因連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以字爲黨人脩乃上朋
 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
 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
 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
 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
 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
 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故君子有一字補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一作其說不達欲廣

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
 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此無一一求瑕唯是
 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
 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
 必頃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此字無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
 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黨
 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
 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
 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
 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甘聚
 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配正已爲五六
 十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下
 字何由察知賴仁宗一有終不之信一作脩之
 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
 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
 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一清塞堡緩急不失
 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定言忻代苛嵐
 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糶虜中以應軍須

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
 貧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
 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
 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
 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劾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
 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
 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一有事從重以消未
 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為宣撫
 使以事通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
 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
 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
 殺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
 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續之則籍籍必生變
 是趣之為亂也一有且遂止河決澶淵陳
 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一作不可
 成徒勞人一有未執中罷去一有文彥博復用李仲昌
 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
 之不得既而濱德博數千里皆被水一有宮初脩出
 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

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為詞為黨論者愈益惡之
 乃一有以中六字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
 二無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
 族兄之子歲張氏後在歲所與奴姦事此字無下開封
 府獄一作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及脩乃以戶部
 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綽
 狀一作坐用張氏匿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
 誥矣一有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使意坐安世昭明以
 字父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
 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
 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列流內
 銓小人恐脩復用偽為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
 令為姦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
 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
 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
 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
 以發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
 經術治其大旨不為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
 尹洙皆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
 學者盡為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為天下宗匠蜀人蘇

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
 而脩之才亦似一作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此字無
 五代史叙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
 奇相尚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
 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
 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
 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
 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
 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
 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遷判為樞密副使與魯
 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
 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為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
 策立英宗為皇子事見韓琦傳十四字一王仁遠無
 皇子至和三年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能朝中外憂
 恐父乃舉後自是言者常以立皇子為人所不知者為
 急也乃舉後自是言者常以立皇子為人所不知者為
 可勝數言劉錡琦亦憂連說皆因水災亦再上疏每
 內出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誥言立皇嗣事備與韓
 琦曾公亮亦決矣但事非臣下敢議當已簡在聖心
 達曰公亮亦決矣但事非臣下敢議當已簡在聖心
 仁宗即道英宗諱即名且下今三十許歲矣琦等乃
 議定又奏曰此事至大陛下無疑矣於是時等事當
 崇政殿又啓之仁宗至大陛下無疑矣於是時等事當

有新乃以英宗判字正寺而英宗猶在樞密院
 再三月以英宗判字正寺而英宗猶在樞密院
 起至七月琦諫曰宗正之命知出外則人皆知必為
 不可口之在宗正寺其命知出外則人皆知必為
 上宗問如何琦對曰宗正寺之命知出外則人皆知必為
 判宗正寺詔降下門將以宗正寺之命知出外則人皆知必為
 如此莫亦好不下事即宗正寺之命知出外則人皆知必為
 當遂降詔書而中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明堂前了
 嘉祐之第請自許云爾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
 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
 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
 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
 眾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思欲歸已怨使
 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
 脩夔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
 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
 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
 脩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
 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
 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
 假此字無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符之奇
 言脩惟節事事連其長子婦脩杜門請什有司業治

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寧戒之奇勿言天子為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名一有蓋文太常初謚曰文四字一作講蓋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謚一字有文忠乃用之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頒大祥後議之一作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一無官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聚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禮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

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三字一作王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禮及范純仁傳免俞趙鼎論列不已英宗間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之特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事雖不叶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謹直不回身任眾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污年六十以大臣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為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謄謬之說為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柴辯

重修實錄本傳 朱本 葉濤

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齋孫萬為吉州安福令其子孫因家馬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

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爲文及冠舉進士翕然
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
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
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
舍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爲不知人間有差
耻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先
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
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
邊陲右師老兵頽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
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
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負而
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
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爲於是仁宗開天章閣
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
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明者多是時執政
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
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
朝有本末質行正直和字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

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
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諫見熟也竦
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
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
之知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
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
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
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
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隨語其情狀至使內侍
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
襄謂之四賢片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
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
謝當時歌詠之德令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
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百人使此五六百人逆相提
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
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
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
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有
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而有麟
州以故不廢又建言柝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

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
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
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
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
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
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耶
嘗上疏言今杜行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
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
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
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
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
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
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
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
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
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
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
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

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
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
張氏匿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
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
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思意甚至命判部一有吏流
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
爲姦利者是二字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
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判修唐書為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
怪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
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恐怒罵讖已
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
祕書者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
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
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
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
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
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

下將以為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為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為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媿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辭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思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脩惟循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察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勅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微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切齒因構為無根之言苟欲以汗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問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為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為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

為風聞天子為作字以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一作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葉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

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
 富道崇之典禮及范純仁傳堯俞趙鼎趙鼎論列不
 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為理難立
 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
 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懷識引喪
 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
 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以作至
 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
 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替而不沒其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
 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
 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
 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者
 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未流文章專以聲
 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
 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

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崑體
 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
 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一作能擺棄時俗故步有
 字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
 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二無亦皆此字
 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
 天下一補士皆嚮慕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
 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
 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
 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
 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
 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
 起志氣故自君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
 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
 祐間朝廷進人之路隘脩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
 詔韓琦曹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鼎各五人一時
 得士為多脩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
 謠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
 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莢集辯
 附錄卷第三

附錄卷第四

傳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為
 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
 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
 貶知饒州論救者甚眾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
 書責之以為不知耻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
 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
 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
 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
 位天下事積成抗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
 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
 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
 名士增諫官負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力
 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為者於是仁宗開天
 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
 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
 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
 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眾頗推許

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
 德詩言進賢退姦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
 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
 脩為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
 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
 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因以
 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
 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
 正言知制誥於是為黨論者惡脩極語其情狀使內
 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
 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為
 同列以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
 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會
 被旨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
 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
 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
 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
 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
 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他
 日盡為虜所有矣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計有事
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
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嘗上疏言
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
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
說不遠故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
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
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
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
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
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
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
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
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
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
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
乃坐用張氏陰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
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
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脩老矣髮

白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渥命判
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
令爲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揚水德者陰以言中脩
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
脩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
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礫裂怪僻相尚脩知貢
舉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
子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
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
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
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言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
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
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
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
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
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
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
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每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
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
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

啓口而脩己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
祈請前此執政多媿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
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
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
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
言脩惟諸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按
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
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徵幸乞持不原以故宗孺
坐免官怨脩因構爲無根之言欲以汙辱之會劉瑾
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
奇之竒始以私議濶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
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
是詔詰語所從來之竒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
力抵以爲風聞上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竒監
道州酒還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
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
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
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爲脩不悅常平法下
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

童敷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
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諡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屬至濶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
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
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
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
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樂附會
不正請如有司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
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
太后出手書曰濶安懿王及黶國太夫人王氏襄國
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濶
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
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亮俞趙
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
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則
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濶議引喪
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
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
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
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菴而不沒其父母之名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
令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
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
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所議大
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
工剝削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
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
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崑體時韓愈文
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
得本學之後獨能擢弃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
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率學
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
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
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

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
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穿
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
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論謬所著易童
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
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辨文史臣曰法言
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
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
多矣然接五代瑠球之習風聲氣俗尚在也歐陽脩
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為非孔子所
作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淳熙間進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
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
五季餘習鏗刻駢偶澁泐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
弱蘇舜元奔欽柳開掇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
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脩游隨得於廢
書篋中讀而心慕焉晝停夜忘寐苦志探賸必欲
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
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擢以吏事脩以

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脩治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施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畧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脩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

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母以中外為問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顯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

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為脩奏乞沐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既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冢薄者伺脩出聚謀於馬首街邇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持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

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脩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杜遂廢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來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廣大臣奏事間有未可脩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脩為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勸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謹脩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本以風節自持旣數困汗皸纔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爲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煥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鞅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者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撮拾研稽異

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名言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爲此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爲文湏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負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爲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閱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爲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裏規占公私田圍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

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渠曰
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秦橫
於漢南久矣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渠
竟持不與秦怒譖於希徒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
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
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
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
渠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持建請今天子
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
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
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燦如其音蓋均有
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
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開百川之類波導之東注
斯文正傳迨步前古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極
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與
尸而祝之可也

附錄卷第四

附錄卷第五

事迹

發等述

先公為人天性剛勁而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
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為則雖禍患
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遂及復振起終莫能掩
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
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
三聖常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
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為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
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
辨人人以為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
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
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
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
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
強而眾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
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
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
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大學者得其
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關其所

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待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為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出於黃帝秦非不嘗與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又力破或或以國地不相且為則之舉一姓以為高主之說以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說者統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據地而辨帝正謂不相者則為絕統惟今天下英一者為正統統或地家統而正統之說遂定焉

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子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挾書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便學為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

為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為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為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為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為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為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眾體變化開闢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為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為之即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槩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叙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瘴鬼

先公既奉勅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

留心懷於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類州令歐陽某家上其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為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為寶而未嘗為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為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為名人時士人皆以得公一言為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為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為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拊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為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為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為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為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為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為是非之為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為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為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為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為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勅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亦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剛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於交支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醜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謁之胥公一見竒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于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名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爲宜貶公

歸遂爲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作字一不能論列若訥繳進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機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爲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增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關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

爲羣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強動朝政之漸勅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羣言遂息大赦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羣賊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爲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來則曰一弊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爲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煩可

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

乞減費而葬以爲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修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澶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爲賦題公爲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片去姦邪抑絕僥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名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勅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

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察訪一路官吏能否學劉經久利害及計置糧草公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濱一作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魏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柝代苛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糶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爲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歛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糶米三司餼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爲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劫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劫昭亮恐懼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

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叛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殺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弔若諸郡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一一別爲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字此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將大爲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一有兩字技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于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

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昷之得罪公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爲河北轉運使及陞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又當還無爲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爲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尚以風聞或恐失實況於在一作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彙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群小益懼相與造爲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一作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如是造爲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爲照天蠟燭運而奏之上方欲名用而公丁太夫人憂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列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

今年幾何思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爲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即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人忌公且見進用僞爲公乞澄汰內臣劉子傳布中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紜論救者衆上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祁結絕唐書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書既而曾魯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爲史官判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幸其於春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採聽言者其後上遂用諫官言進退宰相用唐介等疏

時議者方以河患為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兩上疏爭之不聽河纔成而決潰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尚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書令晉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為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詢詢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為樞密使先公言其為人好為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為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閑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思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梁定為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上大夫盡能論之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念舊詩遠致常使無權保國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為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學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時人謂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謂國為操各神博說真取葉來葉太平之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己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于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既授命屢有其事即上奏論列乞人復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一作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恣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之法邊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

臺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卧久之諸公同議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將以為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詔勅得以不授今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為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公之危言密議忠力為多以至英宗親御萬機內外瞭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眾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英宗名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英宗名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

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絕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爲其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卹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己怨使誰嘗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爲王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爲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

詔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敗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入之路稍狹先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嘗因僧官闕入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爲小事但內降衝改著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啓其端且官女近習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乞絕之於漸英宗即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臯謨者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

國乞中國出兵爲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爲本柰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爲辭主議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爲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先公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數日吏人不得留滯爲姦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宇闌然嘗

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滌揚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罪刑名設法減其人數賴以獲全者甚衆沙門罪人案數不多而加刑焉然知登州人命舉樂甚嚴稍優知罪人罪人既多而又畏本家漸恣橫難刑置東議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公以為朝庭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勅州名合配沙門處而情稍輕者只配遠惡州卑見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逐遂以無事而人亦獲全

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先公在亮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士論猶望以為

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

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為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以刺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為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為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人奉勅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附錄卷第五

記神清洞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年九月謝舍人絳

聖俞足下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揚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畿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為人間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巖嶺尋子晉祠陟輟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與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鬱叢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輩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若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輟輿以行嶮崕斗甚則芒躡以進窺玉女憲搗衣石石誠異憲則亡有逸遷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吳方抵峻極上院師魯

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澆漱食飲從容間躡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馬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議其不與也碑之空無字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鏡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峰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永叔進以爲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強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俵鳥也叩厥真旨則執語善答神色醇正法道諦實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既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作欽歎忘返共恨聖俞開縲而喪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三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

燭具豐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龐鼠窮伎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遙頽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頽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又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墁其內甚瀆靈真之境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首薛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馬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水叔子聰歌俚調義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沈陟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

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輒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不宣絳頰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義道遊嵩因誦而韻之 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款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展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秀方勦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緱氏嶺古栢尚鬱茂却過轅轅關巨石相撐闔夕齋禮神祠法衣被藻繡畢事登山杖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齋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香麝蔽花草葳蕤實傍林有珍禽驚駭若避殼盤石暫憩休必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窻漸絕非可構下玩搗衣碓焜耀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狂歐陽稱壯齡疾軟屢顛踉競歡相扶持芒屨資踐踈八仙存故壇三醉執云謬鄙哉封祀碑數子首鑄鑊偶誌一時事曷真來者詔絕頂瞰諸峰隘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呪

于今二十年飲食同揀貌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膜
宵期躡履迺吾儕已先憊耐遂率真歸言茲亦甘自
咎中頂會興望涼墟始如畫紛紛坐談誰草草具觴
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總纒
緞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替歸來遊少室嶠崒殊引
脰石室迺迺迺探坊仍迺迺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
袤乳水出其間消消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
親霞壁幾千尋四字俛篆籀咸意苔薛文誠爲造化
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遠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
扣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噎詳怪說多駭
糝凌展翮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潭疲左
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耐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
疲

又答梅聖俞書

前人

絳曰前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
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
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
末與夫方駕連襪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
此爾及辱報反謂詫茲行而陋中春之遊疑足下遽
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諷閱鄭重然祕不示外

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感方欲道此以干聰明
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美
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
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爲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
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
示人爲略以詩曉人爲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
與奧昨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頌首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鐫樓臺之句信無
疑矣其詳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
集古錄曰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
余每有所作仲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
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叙之作惜無謝尹之
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
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
偶得之英辭類彙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
公文集既備而使知音者偕傳焉是亦公之志也

編定校正

紹熙二年

郡

人

孫謙益字彥煥

紹熙三年

承直郎前桂陽軍軍學教授丁朝佐字懷忠

紹熙四年

郡

人

鄉貢進士

曾三吳字無疑

紹熙五年

郡

人

登仕郎

胡柯字伯信

覆校

慶元元年

州

縣

學職事

葛浪字德源

王伯芻字駒甫

朱李字山父

胡栢字謙甫

慶元二年

郡人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曾煥字文卿

郡

人

鄉貢

進士

胡漢字季亨

郡

人

鄉貢

進士

劉贊字棠仲

郡

人

人

羅泌字長源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睦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群書尤長考證於是偏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吳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眾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實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為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鑿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為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

進士周必大謹書

